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古本水滸傳 第二十三回 沒遮攔誅鄴都黑煞 癩頭龜鬥浪裡白跳

話說沒遮攔穆弘心頭火發，掣出樸刀，要殺汪二；汪二叫苦不迭，連稱願去。穆弘就放了手，落下樸刀，說道：「你去，俺便不殺。」汪二透過一口涼氣，定了驚魂。穆弘催著快走。張順道：「小八哥，如今有汪二引領，這事便行。你只在家中打點，把船隻整備好了。」朱小八說：「理會，此番事畢，俺也不能不走，也只得同上樑山泊去。」當下大家各攜兵器，喊聲：「走！」擁出小八家門，離了村子，徑取路向揭陽鎮進發。此行除了李俊、張順、穆弘、童威、童猛五人，史全、胡永又帶領五名火家，連汪二共計一十三人。不一時，來到一所土地廟裡，大家暫歇，聽更鼓時，正打二更。汪二因對眾人說道：「這裡是個荒廢的土地廟，離鎮上只有半里之遙，一走便到；但是過去有個寨柵，常有幾名土兵守把，須過了寨柵，才能夠入鎮子去。俺們應如何地擺佈？」李俊道：「恁地，怎生擺佈？」張順略一沉吟，說道：「易事，俺們只須如此如此，包管過去。」眾人稱好，一齊出了廟門，待到寨柵近邊，大家去道傍伏著，只汪二、張順、二童上前去。童威、童猛扶了張順，汪二在前，四人窺近寨柵，汪二便喚：「有人麼？相煩哪位啟一下柵門。」叫過幾聲，只聽得寨柵內有人罵道：「哪裡來的厭物，半夜三更，大呼小叫，把俺做得好好的安樂夢，無端地驚醒了，老爺不開，待怎生？」汪二道：「大哥休怪，過路人因今日山村有賽神，去三里外社公祠裡吃酒，一個夥伴撞醉了，因此腳步遲了一點，伏乞大哥方便則個！」裡面哼著聲音道：「糊塗鴨子！你要老爺方便，你也該先方便人。」汪二近前，貼著寨柵應道：「小人理會，且待開了柵門，這裡有一點零碎銀子，給大哥們明日買酒吃。」說罷，便聽得裡面答應：「來了。」卻有人在說道：「王四哥，今夜是你輪值，合該你去開門。」又有人說道：「俺也來相幫照著一下，明天酒得大家吃。」只見一人高擎燈火，向外面照了又照，才將寨柵慢慢開放。汪二早候在那裡，口稱：「有勞大哥」，舉步先入。張順、童威、童猛跟著上來，走進柵門，童威只一樸刀，早將開柵的土兵剝倒。那個執燈的喊聲：「阿也」，轉身待走，吃張順一腳踢倒，童猛趕上前一刀殺了。燈兒在地著火，燃燒起來，張順趕緊一腳，踏得熄滅。猛聽得有人叫道：「你們幹得好事！」四人都吃一驚。待往下聽道：「怎的不把寨柵關閉，想乾沒了銀子逃走麼？」張順看時，右邊射出一道燈光，卻有兩間草房在那裡，張順急掣腰刀在手，直奔到草房前，一人正在門口探望，張順手起一刀，人頭落地。卻聽得草房內叫道：「酒鬼，牛老兒，栽下跟頭了。」張順將身一跳，直躡入草房去，燈光底下，只見草舖上躺著二人，疾忙一個一刀，都結果了，一口氣吹滅燈火，翻身而出。但見李俊等九人都已進來，張順教將寨柵關閉，又把死屍拖入草房裡，教二童領三個火家在此守把，回來時好接應。汪二來時手無寸鐵，見在草房裡摸得一把刀，仗在手中，好不有興。八人分做三起走，各離開數十步光景，汪二在前引領，一路兜抄僻靜處，時值下弦，二更後月亮初上，正好走路。大家都到了馬雄家宅後面，但見那裡都是些樹木，並無人家，左角斜繞一道小河流，水面映照著月色，覺得分外沉靜。汪二指著一帶矮牆說道：「這裡面是個園子，有的一些亭池花木，從園裡進去，只要再越過兩重門，就是他的內宅了。」穆弘望了一下，說道：「這也容易，大家爬牆進去。」汪二道：「不。這裡靠北有個園門，只須一二人爬進去，把栓兒去了就得。」張順、李俊做個勢子，走到園門跟前，面牆站定，蹲身下去，穆弘、史全過來，便爬上肩頭，兩足立在肩上，張順、李俊慢慢站起身來，待等身子立直，二人早到牆頭上面。月光下，二人爬過一段，穆弘看清了，就躡身往下一跳，早到園內，在牆邊將史全度下。這一跳不打擊，腳底踏落一點碎屑，牆頭鬆掉幾片磚瓦，地上作響起來。穆弘奔去開門，略匆忙得半點，栓兒碰了一下門，又是一響。忽聽得有人罵道：「你這畜生，這裡是什麼地方，也來胡乾！」接著，就有一人手仗桿棒，向園門邊直撲過來，月光之下，看得分明。穆弘、史全看見人來，疾向暗處一閃，掣刀在手，那人奔到，要緊察看門上栓兒，不提防斜刺裡穆弘突飛一腿，踢落那人手中桿棒，史全搶上前只一刀，劈去半個天靈蓋，登時倒地。穆弘一腳踢過屍首，就去開門，眾人進來，穆弘說已結果一個，隨手將門掩上。大家到了園中，無心細看，只跟著汪二走。兩個拐彎，只見西首一座亭子裡卻有燈光。汪二說道：「這亭子是馬英教兄弟造的，夏天裡馬雄也常來玩，不知他今夜在內麼。」穆弘一聽，拔步就走，大家悄悄地跟在後面。穆弘正向前走，忽見亭子裡有人出來，便掩在一個花台傍側。那人是出來淨手，恰巧走近花台，穆弘突地出手，一把抓住，把刀撇著他的臉道：「你叫，便砍了這顆頭！」那人驚得呆了，做聲不得。穆弘問道：「亭子裡有人麼？馬雄兄弟何在？」那人縮緊腦袋，戰兢兢地說道：「好漢，亭中不是馬二官人兄弟，是黃流村的財主姚明老，有人在內將他拷問。」穆弘手起一刀，殺了那人，擦過死屍，李俊、張順都上來。穆弘道：「姚明老在亭子內吃苦，不如先行救了。」執著刀，回身便走，剛近亭前，只聽得有人在內發話道：「你這死賴皮，直說了怎不好，卻教皮肉受苦。」又一人罵道：「賊囚，你待拚死駭唬人家，你便真個死，也不便宜。」穆弘不聽猶可，一聽之下，登時無名業火高三千丈，兩步並作一步，向亭子裡直撲入去；李俊跟著也進去。裡邊共有三人，正把姚明老高高吊起，手中各執皮鞭，籐棍，作威吆喝。穆弘首先撲入，樸刀起處，早將一個剝翻地上。那兩個驚得呆了，四條腿不能移動，兩張嘴嚙得難開，穆弘連一樸刀，又砍倒了一個。接著李俊搶入來，一個箭步，躡到執籐棍的身傍，只一刀，砍去半條左臂，那人極叫一聲，棍子脫手，跌倒地上。李俊索性連搦幾刀，身上搦了無數窟窿。張順等一齊進來，只見穆弘手執帶血鋼刀，東張西望，還想殺人。汪二指了地上一個死屍，說道：「這不是馬雄的心腹張千麼？身上竟搦得如此稀爛，也算報應！」張順道：「穆大郎，恁地手快，怎不留個活口，也好問問話兒。」穆弘不曾回答，猛抬頭見上面高吊一人，趕緊上前救了，打一看時，不是姚明老是誰？但見他滿身皮開肉爛，鮮肉模糊，閉了兩眼，不作一聲。穆弘忙在屍身上剝去衣服，將他全身裹住了，抱到亭子左角。那裡恰有個坑子，便放在上面，且教兩名火家守護。這裡正在擺佈，忽聽外面有人來了，張順連忙奔出亭子，對面迎去。那人問道：「老王，你來麼？」張順不應，緊一步上前，掉轉刀背，攔肩只一下，那人栽倒了。張順趕緊一腳踏住，低聲喝道：「你要叫喊，就請你吃刀。」那人不敢開口，任張順提了就走，回進亭子，才行問道：「你是誰人？來此則甚？」那人顫聲答道：「我是這裡一個小廝，只因方才有人來報，黃流村財主姚明老家，今夜忽地合家自焚，把莊子燒成灰燼。我們二官人得報，教我到來傳命，趕將姚明老結果性命，抬去園外荒林中掩埋。」張順道：「馬英在家麼？」答道：「我們大官人今天回來，此刻他兄弟還不曾安睡，在一個閣子裡吃酒。」張順說聲：「原來如此」，只一刀，把小廝也殺了，拋過屍首，只留了一碗燈火，移到亭子角裡，教火家在內守候。張順、穆弘、李俊、汪二、史全、胡永六人，卻一擁走出亭子。汪二在前，大家乘著月色，悄然徑走，走進一座圓月門，到一條迴廊之內。汪二做個手勢，意思是過去閣子近了。這時迴廊中忽起一陣腳聲，聲音很近，四人忙向迴廊轉折處躲過，張順、穆弘卻迎將上前。卻有兩人拐彎過來，走得也快，對面叫道：「兄弟，二官人在發怒，立等你去回話。」張順、穆弘不應，只顧近前。斜月光中，二人一看不對，卻待喝問，張順腰刀早起，剝倒一個，連一刀，前胸搦到背後。穆弘搶步上前，向第二個劈面剝去，將那人頂門劈做兩片，腦漿迸裂，一命嗚呼。張順、穆弘拖過死屍，四人已都走上來，出了迴廊，又過了一重門，早見那座閣子已在眼前，閣子裡燈火通明，有人說話。這時馬英、馬雄兄弟，都有上八分醉意，閣子裡留著一名丫鬟。馬英沒興兒，要睡了，馬雄不願，只叫丫鬟篩酒來吃。馬英叫道：「兄弟，不想你白費心機，弄到這麼一個結果，好不掃興！」馬雄道：「事已至此，只有將他結果滅跡。」說著，一拍桌子罵道：「混沌豬狗，一事都不會乾，去了多久不回話，累俺心焦。明日一起攆走他，要這班東西何用？」馬英道：「俺說還有用處，若拿得沒遮攔穆弘，也平了一點氣忿。」大家都在閣子外靜聽。穆弘、李俊卻伏得最近，待聽到此話時，穆弘三屍暴跳，七竅生煙，就向裡面直搶進去，叫聲：「沒遮攔穆弘來也，你待怎生？」馬英抬頭看時，但見一個兇神惡煞，手持閃亮鋼刀，直撲將來，早驚倒在坐椅裡，半身動彈不得。馬雄是經過拳腳的，兩膀也有百十斤氣力，膽子自比哥哥壯大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當穆弘搶入閣子，叫出自己名兒，馬雄早跳出座頭，向壁上搶一口劍在手裡了。穆弘撲到，馬雄劍已出匣，緊一步，向穆弘斜刺裡而入。穆弘撇了馬英，起刀急架，二人接住。馬英前一嚇，軟倒椅中，待見兄弟拔劍動手，膽氣一壯，神魂回復，急從座間躍起，口喊：「拿賊」，一拔腳就向外奔去。不料李俊手捻樸刀，正搶入來，二人迎個正著。李俊手起一刀，把馬英夾脖子剝

翻，復一刀，就此了結。李俊罵聲：「惡賊」，回頭過來，只見一個丫鬢驚倒在地，順手一刀殺了。馬雄正鬥，忽見又撲進人來，心裡就慌，手腳慢得半點，吃穆弘磕開兵器，一樸刀擲入肚腹，翻身栽倒，穆弘搶上一步，就割了頭。李俊指著地上，說道：「今夜除掉此一雙惡賊，好不痛快！」穆弘在閤子裡一瞧，再沒第四個人可殺，便靠近桌子，放下馬雄的腦袋，按定帶血鋼刀，說道：「這一對狗男女也樂意，你看滿桌子好酒菜。」李俊道：「張二哥怎不入來？」一句話提醒了，穆弘登時住口，拖著刀，奔出閤子一看，哪裡有四人的蹤影。穆弘大驚，返身進來告知李俊，李俊也呆了。穆弘道：「好奇怪，被人暗算不成？」提了樸刀，卻待出去尋找，只聽得一陣腳步聲，張順、史全、胡永已走入來，三人滿身血跡，卻不見了油簽子汪二。張順道：「大家快走，這裡內宅男女，已殺得一個不留，時候久了便不好。」穆弘、李俊也不及動問，大家一齊走出閤子，直到後園亭子裡，教一個火家背了姚明老，吹滅燈火。簇擁出了園子，將園門虛掩上，徑取原路而走。行到半路，忽聽得鳴鑼擊柝之聲，一個打更的正在過來，張順連忙上前數十步，躲向暗處，待打更的行得切近，張順跳上前，先搶下他鑼兒，打更的待叫，早吃張順一刀殺了，滅了燈籠，拖過死屍，大家仍向前走。走不多路，來到一個巷口，又聽得一片腳聲，似向這裡走來。張順道：「只也不尷尬，來時容易，去時卻恁地難！」便教大家回入巷裡，獨自掩到巷口偷看，卻是五七個巡夜土兵，拐彎向左邊過去了。張順等他們去遠，回入巷裡，大家仍抄僻靜小路，直到寨柵跟首。童威、童猛已等得心焦，一齊出了寨柵，反掩柵門，急急取路而走。路上，穆弘要緊探問：「汪二到了哪兒去？」張順道：「汪二死了。當時你和李大哥搶進閤子，俺聽見有人喊拿賊，接著，閤子右邊的角門一響，起了聲音，汪二喊說：『不好，這裡有個教師，也了得，遮莫是他來了？』俺們便一齊奔去，汪二首先搶入角門，不提防有人閃在門背後，轟地一刀，將汪二剝倒在地，就此送命。俺當下不由大怒，直搶進去，果有一人撲將來和俺就鬥，不三不五合，吃俺一刀殺了。後面兩個幫兇的漢子，給史全、胡永一刀一個，都結果了。俺們殺得性起，就沖入角門，直到內宅，不問男女老小，逢人便殺，殺得一乾二淨，可算是水底裡攔網，大小魚兒都撈盡。」穆弘道：「這一下也痛快，只可惜這汪二，白白地丟了性命！」

大家一路走，一路說，早到新村，只見前面奔來一人，高聲叫道：「張二哥，大事不好，朱小八全家被害死了。」大家近前看時，卻是蘇大隆。眾人聽了，都吃一驚，就在林子邊坐下，穆弘叫火家放下姚明老，且不理會他傷勢輕重，抱在自己懷裡，要緊聽蘇大隆訴說，只聽蘇大隆說道：「你們去後，小八便在家裡收拾，首先拿出四個包裹，一併交給俺手裡，說是穆二郎、李大哥和二童兄弟的，教俺將去船上安放。他又叫兩個火家，整備下自己船隻，好把家用東西搬下去。正自忙碌，哪知早透了消息，張魁知道二哥到了此地，下在小八家裡，他便帶領一班打手，開出船隻，恰在那時趕到。直入小八家內，口口聲聲尋二哥報仇，逼著小八要人。你想，這廝如此蠻橫，一言不合，就此動武，從屋子裡直打到門外。小八今夜吃虧的眾寡不敵。他們人多，這裡卻只有幾個火家，鬥到中間，火家有的是打傷了，有的逃走了，小八獨力難支，就吃他們亂刀砍死。張魁這廝更起毒心，又撲入小八家中，將他的老母、娘子、兒女一齊殺死，放起一把火把屋子也燒了。」張順道：「村子裡鬧到這樣，當時你得知怎麼？」蘇大隆道：「那時俺在小八船上幫著張羅，有人趕來告訴，只說是打架，俺自不曾留神。不想落後一個火家奔來說，小八全家被殺，又被放火燒了草房，俺真急了，待奔去看時，張魁一千人早哄遠去，俺又悲又忿，無法可使，坐等過一會兒，不見你們回來，心裡更急，出村外來望了幾回，不想你們此刻才回來。」張順歎口氣道：「這倒害了小八也，此仇不可不報！」李俊問道：「他們去久了麼？」蘇大隆道：「倘你們早回來一二個時辰，敢情還能夠追上。」李俊跌腳道：「可惜遲到了一步！」穆弘叫道：「可惜什麼，俺們趕到小孤山去也得。」一句話叫醒眾人，大家一齊起身，徑到村裡，只見火場上圍攔許多村人，有幾家的婦人，因為延燒掉她們屋子，坐在地上痛哭。小八的屍身，在門前樹底下躺著，村人打個火來，張順、李俊借來上下一照看，果然死得十分可慘。張順一回頭見了穆弘，懷裡仍托著人，好不累贅，便教二童幫同抬了姚明老，先去船上安頓。又對蘇大隆說道：「記得俺的包裹在你船上，快取將來，俺有用處。」蘇大隆道：「穆二郎四位的包裹，也都在俺船中。」李俊便叫：「俺的一發取將來。」不一時，包裹取到，張順、李俊便打開來，取出銀子，分給了被延燒的幾家。張順又道：「這裡還有十兩銀子，誰願將小八屍身埋葬，這銀子就賞給他。」就有人上來接了。張順收拾起包裹，便對眾人說道：「列位兄弟，俺們今夜去揭陽鎮，殺了惡霸馬雄全家，替這裡地方上除了大害。好漢子行事要來去分明，不累傍人半點，日後官府若來根究，你們千萬不要害怕，都推在俺們身上好了。俺們要走了，如有意上樑山泊去，便做伴同行，立刻就走。」張順道罷，有好多個光身漢子，齊稱：「願往」。

當下一行人眾，離了村子，齊走到江邊，只見三隻船並泊在那裡，張順、李俊下在蘇大隆船上，穆弘、二童下在史全船上，其外諸人分坐二船，朱小八那只船也就棄下了。大家坐定，火家便在船上扯來風篷，兩隻船一齊駛行，恰巧風勢轉了方向，順流而進，一帆風直到小孤山下，那時已天色黎明瞭。蘇大隆一路在船頭上遠望，見在他彼望到，便叫道：「張二哥，可也真巧，前面那一隻大船，還不是張魁的麼？」張順鑽出船頭一看，果見山下泊著一條大船，船中燈火通明，又隱隱聽得人聲嘈雜。

原來張魁殺了朱小八全家，行至半路，恰巧撞見一隻夜行船，順便做了一點買賣，心裡樂極。待回至山下，便對徒弟火家說道：「今夜難得乾這快事，卻也辛苦夠了，船上有一罈子好酒，又有現成的魚肉，便拿來煮了，大家吃個痛快，索性吃到了天明登岸罷。」眾人稱好，幾個火家趕忙動手，把魚肉都煮得爛熟，盛滿了大碗大碟子，將酒罈子打開，放在艙內，大家圍坐了，大碗酒，大塊魚肉，有吃有喝，有說有笑，好不暢快。天色黎明，一個火家來船頭上淨手，忽見兩隻船駛將近來，好生詫異，這裡什麼地方，他們竟敢到此停泊。這火家帶著七八分酒意，淨手過了，待那來船傍近，高聲喝道：「什麼船？招呼不打，卻冒失地來停泊。」只聽對面船上有人應道：「俺們是閻王爺差來的，要來勾魂攝魄！」說話聲裡，早在船頭上跳將過來，只一刀，將火家剝落水。此人便是浪裡白跳張順，艙中正吃得開懷，猛聽得船頭上有人發話，又有落水的聲音，張魁喊聲：「不好」，起身搶一口刀在手裡，躍向後艙，眾火家徒弟各搶兵器，紛紛奪艙而出。有幾個人跳上小船，趕緊登岸報信去了。且說張順跳上大船，刺了一名火家下來，一奮身就撲向艙裡，有的腳步慢得一些，就吃張順亂剝亂殺，船中登時喧鬧起來。李俊在船上看得清切，就叫蘇大隆快引穆弘和火家登岸，速去截殺救應的人。蘇大隆、穆弘不敢怠慢，立引火家上岸而去。這裡張順殺了幾人，要緊退出艙外，找尋張魁，不想張魁從後艙兜轉，兩個遇個正著，接住就鬥，論氣力，張魁強似張順，論武藝，張順自勝張魁，又兼張魁帶點腿傷，及不得張順輕捷靈活。鬥到半中，張魁抵敵不得，自念三十六著，走為上著，不如走罷。念頭轉完，虛飛一腿，張順倒吃他算計，疾忙閃過，不提防張魁就向傍邊船上一躍，欲思登岸逃走。童威、童猛正在船中，穆弘教他們守護姚明老，二人見別人都動手，正自乾急，忽見一人跳船逃走，童威急掣樸刀在手，跳過去揮刀攔截，張魁就吃童威接住。鬥上十多回合，隔船又有人上來幫助，張魁一看不好，船隻小，轉身不得，自己又是孤身，定要吃虧，不如仍上大船，再作道理。當下一刀格開童威兵器，將身一躍，回上大船。童威正鬥得性起，忽見敵人逃走，好不惱恨。童猛剛跳過船來，卻沒打一個照面，人已走了，心中更惱。二人無名火無處可泄，就跳到旁邊幾隻船上，只揀張魁的黨羽，如砍瓜切菜一般，喊殺之聲，鬧得更響。

再說浪裡白跳張順，見張魁跳船圖逃，就喊李俊留神，莫放這廝逃走。李俊此時身穿水靠，手仗一對分水虎頭鉤，正擬過船攔截，只見二童先已動手，李俊且住。張魁許多黨羽，見不能登岸脫走，盡都回身拚命，怎禁得二童如狼如虎，又加上一個海鬼胡永，人也了得，幫助二童逢人便殺。這班人平日倚仗張魁勢力，狐假虎威，不是個個有能耐，此刻逢到大敵，心慌意亂，吃二童、胡永一陣亂殺亂砍，去其大半，有幾個一看不好，都下水逃命。李俊忿恨已極，哪容他們逃走，跟著也跳下水去，將虎頭鉤一陣攪殺，當著者死，帶著的傷，除掉最先登岸的以外，活的也不多了。

且說張魁翻身重上大船，見張順手揮半月刀，將夥伴紛紛剝下水去，悲憤填胸，大叫：「張二惡賊，俺今日與你拚了罷！」奮身上前，接住張順再鬥。又是十來個回合，張魁再不能支持，兵器吃張順磕落，手無寸鐵，連忙將身一躍，下水而逃。